

任斌武 著

NÜERGÜO NÜE



女儿国的内宇宙



当代报告文学丛书

一二·二二海难事件
一个总经理的大山梦
西伯利亚升沉史
光彩熠熠的珠贝
蒋子龙这个人
含泪的冲刺
画像三帧
大海为媒

四川文艺出版社

任晓天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女儿国的肉宇宙



当代中国文学丛书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一个跨世纪的文学研究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女儿国的 内宇宙



任斌武 著

1989 四川文艺出版社

NÜER GUO DE NEI YU ZHOU

责任编辑：吴正贤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龙小龙

书名 女儿国的内“宇宙”

作者 任斌武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雅安地区印刷厂印刷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900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47千

书号：ISBN7—5411—0439—6/I·410

定价：4.20元

责任编辑：吴正贤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龙小龙

书名 女儿国的内“宇宙”

作者 任斌武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雅安地区印刷厂印刷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900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47千

书号：ISBN7—5411—0439—6/I·410

定价：4.20元

目 录

大海之子	(1)
一二·二二海难事件	(19)
女儿国的“内宇宙”	(41)
活力	(69)
信念	(110)
征途漫漫	(126)
画像三帧	(136)
蒋子龙这个人	(146)
含泪的冲刺	(171)
敬礼，这壮美乐章的谱写者	(191)
人间架起一座桥	(208)
一位总经理的大山梦	(226)
大海为媒	(236)
光彩熠熠的珠贝	(245)
小岛风情（三题）	(256)
第一等工程的建设者	(280)

“西伯利亚”升沉史	(294)
S 矿山启示录	(334)

目 录

(1)	 升沉史
(2)	 升沉史
(3)	 升沉史
(4)	 升沉史
(5)	 升沉史
(6)	 升沉史
(7)	 升沉史
(8)	 升沉史
(9)	 升沉史
(10)	 升沉史
(11)	 升沉史
(12)	 升沉史
(13)	 升沉史
(14)	 升沉史
(15)	 升沉史
(16)	 升沉史
(17)	 升沉史
(18)	 升沉史
(19)	 升沉史
(20)	 升沉史
(21)	 升沉史
(22)	 升沉史
(23)	 升沉史
(24)	 升沉史
(25)	 升沉史
(26)	 升沉史
(27)	 升沉史
(28)	 升沉史
(29)	 升沉史
(30)	 升沉史
(31)	 升沉史
(32)	 升沉史
(33)	 升沉史
(34)	 升沉史
(35)	 升沉史
(36)	 升沉史
(37)	 升沉史
(38)	 升沉史
(39)	 升沉史
(40)	 升沉史
(41)	 升沉史
(42)	 升沉史
(43)	 升沉史
(44)	 升沉史
(45)	 升沉史
(46)	 升沉史
(47)	 升沉史
(48)	 升沉史
(49)	 升沉史
(50)	 升沉史
(51)	 升沉史
(52)	 升沉史
(53)	 升沉史
(54)	 升沉史
(55)	 升沉史
(56)	 升沉史
(57)	 升沉史
(58)	 升沉史
(59)	 升沉史
(60)	 升沉史
(61)	 升沉史
(62)	 升沉史
(63)	 升沉史
(64)	 升沉史
(65)	 升沉史
(66)	 升沉史
(67)	 升沉史
(68)	 升沉史
(69)	 升沉史
(70)	 升沉史
(71)	 升沉史
(72)	 升沉史
(73)	 升沉史
(74)	 升沉史
(75)	 升沉史
(76)	 升沉史
(77)	 升沉史
(78)	 升沉史
(79)	 升沉史
(80)	 升沉史
(81)	 升沉史
(82)	 升沉史
(83)	 升沉史
(84)	 升沉史
(85)	 升沉史
(86)	 升沉史
(87)	 升沉史
(88)	 升沉史
(89)	 升沉史
(90)	 升沉史
(91)	 升沉史
(92)	 升沉史
(93)	 升沉史
(94)	 升沉史
(95)	 升沉史
(96)	 升沉史
(97)	 升沉史
(98)	 升沉史
(99)	 升沉史
(100)	 升沉史

大海之子

他的妻子没有弄错，这是一张病危通知书。潦草的字迹写着：孙秀华因患病毒性心肌炎，脉跳降至34次/分，生命垂危！

“凤凰门！上马鞍！快！把住凤凰门！卡住……”

“拢壳船？不对，不对！它怎么溜到这儿了？”

法国大文学家巴尔扎克，在弥留之际还高声呼唤着自己作品中许多人物的名字：“高里奥！葛朗台！皮罗多！高迪萨！……”以至在他需要医生的时候，他呼唤的依然是他笔下的那位医术高明的医生：“皮安训！皮安训！”不知何故，我们的主人公此时也在冥冥之中连声地呼唤？

“拢壳船？挖蛎壳该在霓屿角，怎么跑到这里来啦？……”

“不对，不对！捕鱼船该有公船母船，它怎么单船行驶？……”

巴尔扎克在弥留中呼唤着诞生于他笔下的人物，是因为他曾为他们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是因为他依然沉浸在创作的劳动中。那末，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呢？他依旧沉浸在怎样的一种劳动

中？

他的作品谱写在涛声浩荡的大海上；那是饱蘸着青春的热血，和一腔潮涌般的激情写下的。他的人物画廊虽不及巴尔扎克那样风姿万千、琳琅满目，却也是博采广集，奇诡怪异。

已经昏迷过多少次，又清醒过多少回，他全不记得，只记得忽而是窗外的树在转，云在旋；忽而又是波动的大海，呼啸的风涛，千帆云集的渔场，万船竞驰的航道，被风追赶着的乱云一片接一片地在海的上空急惶惶飞逃。于是，他又疾声呼喊起来：

“抛锚！抛锚！……”

“停车！停车！……”

“你们都是中国公民吗？想到过祖国吗？”

呵，我们的英雄仍在酣战之中。

要听懂孙秀华这些梦呓般奇异的语言，必须先领略一下他所奔赴的这个奇特的战场。

海洋生物学里有一种所谓“赤潮”或“黑潮”的记载。由于某种藻类的过量繁殖而形成“黑潮”后，会使大海水色突变，满海臭气四溢；由于溶解氧突然减少，或由于腐败细菌分解而产生的毒素，常使部分海洋动物中毒窒息，以至死亡。八十年代之初的浙南海域，就突然起了一场这样的经济“黑潮”，大量走私商品海潮般地涌来，殃及国内市场和工农业生产，毒化着社会风气，破坏着社会的安定。就在那样的时刻，祖国的召唤传来，边防武警战士孙秀华登上边防501艇，慷慨出征了。

孙秀华是渔民的儿子，大海是他的故乡。童年跟着父辈闯风踏浪出海打鱼的时候，他就敬佩艳羡船上的那个“鱼眼”叔叔，那眼睛多神啊！比现在的“鱼群探测仪”都厉害，只要瞧瞧水流，看看水色，就知道鱼群从哪儿过；隔着几十米深的海水，就

能看见鱼在水底下跑，听见鱼在撒着欢儿叫。他做梦都盼着自己也生出这样一双眼睛。那时，他问那“鱼眼”叔叔眼睛为啥这样神，“鱼眼”叔叔告诉他说，因为这眼睛是长在心里的。当时他没有听懂，也无法听懂。然而，今天他懂了，真正的懂了。那是在祖国交给他的边防岗位上学懂了的，而且他练就了一双他的前辈渔人们不曾也不会具有的眼睛。好厉害的一双眼睛啊！

首次出海，在凤凰门伺伏了整整三个昼夜。只见海面上帆樯幢幢，渔轮、货轮、渔船、运输船、收购船、冷藏船、渔业指导船……这海上的车水马龙，咬着尾巴，接着趟子过，茫茫烟海，目不暇接。要想从中认出哪一条是走私船，无异于大海里捞针。三个昼夜待下来，船上的淡水吃光了，菜吃光了，大米拌咸盐也对付不了几顿了。人们急得七窍生烟，心头冒火。孙秀华却还是一声不响，依旧手扶栏杆，站立在驾驶台上观察、巡望。第四日拂晓，海上风大了，艇长准备鸣金收兵。恰在此时，一直没出声的孙秀华突然发出了声音：

“来啦。”

“什么？”

“走私船。”

人们惊愕了！循着孙秀华的视线望过去。远处，晓雾朦胧的海面上，果然有条船形的黑影在缓缓移动，但是，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的迹象。艇长急问：

“有把握吗？”

“错不了。”

“根据是什么？”

“是它自己暴露出的矛盾，”孙秀华回答道，“那船没桅杆，吃水又浅，不是渔船，也不是运输船，是条挖蛎壳的拢壳

船；挖蛎壳该在霓屿角大巨山，跑到这里干什么？八九级风还出来挖蛎壳，更不对头！……”

“是哪里的船？”

“这船乌纱头，是乐清那边的。”

于是，突然出击，首战告捷。果然没错，这是一条从闽南东沙岛那边开来的走私船。船上载有手表五千只，收录机近百台……

二次出海，驱艇从凤凰门转到霓屿角，从上马鞍搜索到下马鞍，一直没出现目标。黄昏后，小艇驶进北麂以东海域，寡言少语的孙秀华又突然发出了两个字的报告：“来啦。”

这回人们不再觉得惊奇，一双双眼睛迅即透过苍茫的暮霭搜索目标。只有艇长考虑得多些，他怕惊扰渔民的正常生产，便又问一句：

“有把握吗？”

“错不了。”

“根据又是什么？”

“它自己暴露出的矛盾，”孙秀华答道，“是捕鱼船该有公船母船，不该单船行驶，是运输船不该走那条航道……”

“是哪里船？”

“这船连江头，桅杆有节白，是走私最猖獗的黄华捕捞队的。”孙秀华一瞧那船正在转舵，忙说，“快，前边是龙目礁和龙须礁，别让它从那里溜掉！”

艇长一声舵令，急追上去。狡猾的走私犯早瞅准了前面的地形，开足马力，急惶惶窜进林立的礁群，绕着岩礁转圈子，准备趁夜色寻机逃遁。走私犯仿佛很了解501艇的航速和排水量，单往水路窄狭的礁丛里钻；稍一靠近，就拿起酒瓶、石块、竹篙、

铁棍，朝小艇乱砸猛打。小艇陡然一个急转弯，孙秀华“嗖——”一个远距离跳帮，飞身跳到走私船上，大喊一声“停车！”吓得走私犯魂不守舍，齐往舱里钻。

这回更是战果辉煌：缴获手表九千只，彩色电视机60台……

“那条回港渔船，鱼网没下过水，鱼砧也不全，很可疑，快拦住它！”

“那是鹿西岛近海张网的舢板轮，跑到齿头山来干什么？有问题，别让它跑掉！”

“黄鱼捕顺水，带鱼捕倒流，现在是带鱼汛，那条船拖网顺水走，装模作样，准是走私船，快追上去！”

.....

孙秀华和他的战友，驱着战艇，在海上连战连捷，杀出了威风，走私犯吓得闻风丧胆，恨得咬牙切齿。

偏在这当口，孙秀华倒下了。

.....

是什么声音惊醒了他？是歌声？那是什么歌，轻腔怪调的？

凤凰得病在山中，

百鸟前来问喜凶。

.....

“不要上当！同志们，那不是……”

“快！逃了，逃了！快把它追回来！”

是虚汗，还是痛心的泪水？濡湿了他的枕头。孙秀华又清醒了过来。刚才他又一趟飘飘忽忽回到海上，去狠追了一次那条捣蛋的走私船，但那追赶着的目标突然消逝，使他急出了一身虚

汗。惊醒过来，不觉又一次泪沾病枕。

孙秀华上学时学的是电机专业，入伍后当的是报务员，但是来到海岛边防哨所里，不知怎样的一种力量，使他对大海、船舶、岛屿、礁滩产生了如此执着的感情，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海可以作证，这位年轻的边防战士，自从来到你身边的这座哨所，为熟悉你的习性，洞察隐伏在你烟波水浪中的每一个迹象，几年间，风波急浪里，多少个日日夜夜，足迹踏遍了你的水域滩岸。来自三江四海的渔人会记得，这位年轻的边防战士，多少回笑脸迎着你们细打听：这船叫啥名？能抗几级风？家乡是何处？老大是哪位？开口就是几十问，小本儿记得密密麻麻的。没用多久，对这里过往的每条船，他就象熟知同村里张三李四那样，瞧见你的影儿，听见脚步声，他就晓得你是谁；谁家船上换了个水手，打了个补钉，都瞒不过他的眼睛。然而，那星罗棋布的岛屿呵，你们却未必知道，他，这位年轻的边防战士，早已悄没声地在他自绘的海图上把你们的身姿容颜多少次地描摹，多少次地订正。如今，你们无一例外地早已是闪烁在他心海里的一颗星星。他唯感悔恨的是，尚未来得及研究一门走私犯的心理学。因此，有那么一回……

乐清湾夜黑风高，一条一闪而过的黑影，使孙秀华突然惊觉：是一条没开灯的机帆船，趁夜暗溜得好急，准不是正经来头。“快！抓住目标，追上去！”孙秀华发出报告，战艇加大马力跟踪追击。

前头仓皇逃窜，后头紧追不舍，在天低云垂，夜暗深沉的海上兜开了圈子。怎奈小艇轮机陈旧，马力不足，干着急追不上。机帆船上的走私犯，准是同样了解这一切，一边逃着，竟然扯开千拉拉的嗓门，油腔滑调地骂了起来：

“不怕死的上来，跟老子较量较量！”

“当兵的，一个月拿几十大毛，送死可划不来！”

骂累了，不知从哪里学来的这套本事，改换成另一种攻势，两台收录机同时放高音量，那充盈着挑逗意味的轻腔怪调，随风播荡开来：

孔雀弹琴在山中，

乌鸦前来报病凶。

杜鹃哀哀来哭叫，

黄莺儿报告……

“快，转舵！……”等到孙秀华喊出这一声，已经晚了。好捣蛋的走私犯，竟把战场上以虚掩实的佯攻战术用上了。原来这条被追逐着的机帆船是空的，而另一条装满私货的已经偷偷绕过乐清湾，进了黄华口。当他们驱艇追进港时，潮水已经退落，小艇被搁置在浅滩上。孙秀华急了，顾不得去想有什么危险，同他的战友们弃艇追上岸滩。然而，一船私货已让走私犯抢走了多半。为这事，孙秀华难过得掉过眼泪，直到病情危重时，大队领导来病房看他，他还眼里闪着泪花向领导讲起这教训，要求他们转告501艇，请大家一起来总结，希望大家对他提出批评。这几日，处在冥冥之中的孙秀华，还在念念有词地反复回顾着、总结着，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喊：“快，转舵，把它追回来！”……

几次急得冷汗淋漓，泪沾病枕。

声音，又是什么声音把他从“酣睡”中扰醒？好象是谁在呼唤着他的名字，声音那么轻，那么远，象大海里掉进一根针，象风涛中一声悠远的唢呐。一声，又一声，听清了，听清了，那是个熟悉的声音。他那失神的眸子渐渐明亮了：哦，是年轻的妻子

爱华坐在他身边。

怎么，她又掉眼泪了？为啥老掉眼泪呢？

有多久没见到妻子了？怎么如同隔世重逢呢？哦，是很久很久了，好象是隔着有一个世纪那么久。还是秋风乍起的时候，小艇回港加油，他急匆匆回家拿衣服。跨进门，见怀着身孕的妻子病倒在床上，也不知是什么病把人折腾得如此形销骨立。瞧着她那消瘦憔悴的脸颊，忧郁失神的眼睛，孙秀华心疼了。妻子只睨了他一眼，大颗的泪珠儿就迸落下来：

“你还回来呀？一去就四五个月，只怕我死在床上你也不晓得……”

孙秀华瞧了瞧，家里冷锅冷灶；问了问，妻子已有几天没进米水。

“嫁给你这样的丈夫，一辈子苦煞……”话又伴着委屈的抽泣送过来。“瞧你惹出这许多麻烦怎么办？我阿爹来过了，你姐姐也来过了。”

“他们来做啥？”

“向你要船，要那几千块银元！”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孙秀华懵怔着。

“我叔叔要我阿爹来找你还他的船，还他那一船……”

“还他那一船私货对吗？”这么一说，他倒想起来了。有那么一个夜晚，他们拦住了一条伪装捕鱼的走私船。同往常一样，又是孙秀华端着手枪当先跳帮过去，船上的走私犯也一如往常地惊叫着往舱里钻。他正要追下舱去检查，忽然有人拦住他，挺亲热地叫着他的名字说：“你不认识我了吗？秀华。”孙秀华打了个格愣，未待他发问，对方便主动通报了他的姓名，而后说：

“想起来了不？咱们是亲戚，你只要闭闭眼睛，我们就过去

了。”其实，用不着通名报姓，孙秀华早认出了他是谁，斩钉截铁地回道：“这个孙秀华不是你那个亲戚，是执行任务的边防战士！”对方打个沉，大方地提出了交换条件：“秀华，我知道你是不贪财的，可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舱里有几十台收录机，你拿去给大家分分吧。”孙秀华又是一声果断的回答：“要，满船的东西统统要！快！把船开过去！”就这么，连个收条也没给，就连船带私货统统没收了。他知道，这位亲戚准会来纠缠的，果不其然，上门来了。

孙秀华先试探着问了妻子一句：“爱华，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没多讲，”病得有气无力的陈爱华说，“我问阿爹，他们抓了那么多走私船，还给了你们，那些怎么说？”

“好，你说得好！”孙秀华高兴得笑了，“你还应当告诉他，别光想着自个儿发黑财，得为国家想想！”

妻子不言语了。孙秀华又问：“怎么，姐姐也来给走私犯要船。”

“不，”妻子心事重重地说，“姐姐来说了些更复杂的情况。”

“哦，什么样的复杂情况？”

“姐姐说，你们抓过那么多走私船，得罪了那么多走私犯，他们在结伙报复你们。前几天，他们开着船上了三盘岛，闯进你们郑家勤的家，把什么都给砸了，连做饭的锅都没给留下；跟着又奔上半屏岛，打进你们童志杰的家，见他爱人背着孩子在洗衣服，上去夺下孩子装进麻袋就要往海里扔，多亏民兵赶到了……”

妻子在述说这些的时候，眼里反倒止住了泪，表现出她的坚

毅、成熟。现在，她把话收住，显然是在考虑后头的话说出口将会给丈夫带来什么。然而她毕竟是了解自己丈夫的，话还是吐出了口：

“后来，一帮走私船开上你们鹿西岛，闯到你们家里，要找你算账，还对你母亲扬言说，要你当心，要是抓到你，把脚筋一根一根给你抽出来。一个姓郑的走私犯说，他三次出海走私，都砸在你手里，你不让他活，他也不让你活。”

“喏，还真有一套哩！”孙秀华压住火笑问，“姐姐怎么说？”

“她说，走私该抓，可这种事该让外地的同志去干，你们本地人别去得罪这些人。”

“哦，我们本地人都钻到舱里去躲着？那走私犯才高兴呢，说不定还给你干搭一股哩！”孙秀华幽默地笑道。“那你是怎么回答姐姐的？”

“我说，告诉他们，有胆子别到家里来纠缠，到海上去找他！”

“好，好！说得好！”孙秀华乐不可支地轻轻亲了亲妻子。

“就明白地告诉他们，我孙秀华有心虎山行，就不怕这条虫！有胆子的请他们再到海上去较量！”

这时候，妻子掩住嘴巴咳嗽了几声。孙秀华这才注意到，说话中间她一直在连连咳嗽，头疼得倚在床架上动弹不得。孙秀华看在眼里，心里一阵作难，眼下海上这场战斗“枪声”正紧，他们的战艇下午就要开航，趁这有限的时间该帮妻子安排安排生活才是。他转到妻子的娘家，打算找个人来照料照料，哪知道，那边家里也没人。他心事沉沉地回到家，放眼一瞧，不由懵然了：妻子早已撑着身子，为他打点好了出海的衣服。孙秀华心头一阵